

工厂保卫科副科长小董，人缘儿很不错，工作也很认真负责，老婆姓高，在厂总机班里当接线员。他们有一个儿子，小名叫“大宝”。因为小董夫妻俩平时上班都很忙，老家也都在外地，所以儿子大宝在很小的时候经常被送到邻居家或同事家看管，今天去张家，明天去李家。为此，夫妻俩没少给人说好话，办好事，甚至有时还得给人家送点儿小恩小惠。人家给小董看孩子，只是暂时负责一下孩子的“脏”字。夫妻俩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有什么办法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晃几年过去了。

有一年夏天，大概是六七月份，小董的丈母娘从遥远的云南到家里走亲戚，看到女儿女婿十分辛苦的样子，很是心疼，就给小董出主意说：“为啥不让大宝上学呢？送到学校里让老师管着多好，又能学点儿东西，又省心。”夫妻俩觉得这话有道理，可回头一想，不行，儿子还不到五岁，不到上学年龄呢。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都是公办教育，很正规，很严格，无论是谁，不到法定的上学年龄，学校根本不可能收你。只有到了七岁或以上，学校才让人学，差一天也不行。丈母娘一听，说道：“这好办，改年龄，在咱老家，村里很多小孩儿都是改了年龄去上学的。”想想也没有其他更

我的家乡，河南省扶沟县固城乡曹庄村，地处扶沟县西南角，与西华、鄢陵两县紧邻，是一个平静、祥和的小村子。

我小时候，村子东头、西头各有一个水坑，这是人们洗衣的地方，热天雨季水满时，还有人到里面游泳。村子中央路南，有一口公用水井，全村人都吃这口井的水。村西头西官哥家的西边，紧邻着马路，有一个很矮很小的庙，里面没有佛像，仅有一个黄纸“牌位”，每逢初一、十五，常有人去那里烧香磕头。

新中国刚成立时，我的家乡曹庄村属扶沟县第七区人民政府（练寺区）鸭岗店管委会。全村 53 户人家，除一家姓王，一家姓刘外，其余全姓曹。土地改革划成分，只有两家稍富裕，其余全是贫下中农。土地改革平分土地，人均五亩。由于生活贫困，村子里有文化的人不多。书平爷上过私塾，算是读书人。另外，全柱叔和德成叔上过小学，宪寅哥、西贵哥会背诵三字经的一部分，这都算是村子里有学问的人。我和郎哥(曹建平)在常岭岗读小学四年级时，似乎一下子成了村子里正儿八经的学生。

村子里虽然大多数入文化程度低，

年龄问题

李天才

好的办法，小董只得照着丈母娘说的办法做起了各项准备工作。

岂不知，在那个年代，城里人改户口、改年龄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好在小董人缘儿好，又在厂保卫科当副科长，平时因为工作关系经常隔三差五与所在辖区派出所的人打交道，所以通过找熟人牵线搭桥，请客吃饭，外加送礼物、送钞票等，终于在开学前把大宝的户籍年龄问题给解决了。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折腾，大宝顺利走进了小学校门。

上学的问题虽然暂时解决了，可小董夫妻俩并没有省多少心。因为儿子不好好学习，太过调皮捣蛋，还经常与别的孩子打架斗殴，夫妻俩没少被老师叫去训话。也因为交谈频繁，不管是语文老师，还是数学老师、美术老师，甚至是体育老师，夫妻俩与他们十分熟悉，在他们面前说了不少好话，送了不少笑脸儿，打了不少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保票”。在好话不断、笑脸不停的状态下，夫妻俩陪着大宝度过了七年。

上了初中的大宝，个头长得很高，也很帅，虽然学习成绩一般，但好惹事儿的

“习惯”一直保持得不错。隔三差五，小董夫妻俩还会去学校给儿子干一些“擦屁股”的事情。

有一次，大宝在学校与别的男孩子打架了，这次斗殴，完全是因为争风吃醋，说是大宝看上了班里一个模样俊俏的姑娘，想要与人家长处朋友，不料想，别的班另外一个胖胖的男孩也看上了这个姑娘，也想与女孩处朋友，而且还时不时有过分的挑逗动作。这不是夺人所爱吗？大宝想找胖男孩理论，可人家胖男孩的爸爸是市政府某部门的一个科长，根本没把大宝当回事儿。一气之下，大宝纠集其他几个铁哥们儿在胖男孩放学回家的路上把他给揍了，而且揍得还不轻。

这下闯了大祸了。问题反映到学校，学校领导说：“你们是在校外打的架，你们双方家长协商解决吧。”于是，双方家长就坐下来谈判，谈了好几轮，也没有谈好。小董夫妻俩的想法是多花点钱，赶紧了事，花钱消灾，但胖男孩的家长不同意，说：“不行，我们家不缺你们这点儿钱。”一门心思想把大宝送到劳教所，最好关几年，在大宝人生中留下一个历史“污点”，似乎只有这样做，才能消除心头

的怨恨。

就这样，双方对峙了好几天，也没有商量出一个明确结果。与此同时，小董的妻子悄悄打听，听说像他儿子这种情况，只要受害一方坚持，是可以被送进少年犯管理所接受劳动教养的。眼看儿子马上去少管所接受劳动改造了，小董夫妻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没几天，俩人就像生了一场大病。

同科室的小王看不下去了，悄悄对小董说：“董科长，我有一个办法，能救下你儿子大宝，让他不用进少年犯劳教所。”小王是厂保卫科一名新来的干事，人很精明，也很能干，平时深得小董的赏识，来厂之前，专门学过一些法律知识。他对小董说，只要改动一下大宝户口簿上的年龄就能免去这次高墙之灾。小王对这次打架事件进行了详细研究和分析，发现大宝年龄刚过 14 周岁，按照这个年龄，大宝必须接受劳动改造，但如果年龄是 14 岁以下，就可以免于处罚。

听到这，小董像遇到了救星，立即按照小王的思路暗暗操作。这其中自然少不了请客送礼，免不了托关系、寻人情。这样说吧，为了把儿子的年龄改到 14 岁以下，小董除了求爷爷、告奶奶之外，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差把自己的老婆送给人家当“礼物”了。好在经过一番折腾，儿子总算躲过一劫。

人，从村西头到村东头，挨家挨户向老人拜年磕头。拜年后，男人们有的聚集起来推牌九，有的在村南的空地上“拐茅(音)”。到正月十五，立哥、保全哥等几个有手艺的人就在村西头小庙跟前用高粱秆扎起“鳌山”，晚上，家家户户用面、用白萝卜和胡萝卜做成油灯，摆到“鳌山”上点亮。天黑以后，燃烟火，放炮仗，小孩子提着灯笼走来走去。天上明月一轮，地上灯光一片，爆竹声声，笑声朗朗，村子里喜气洋洋，热闹非凡，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

家乡的父老乡亲，勤劳节俭，纯朴善良，邻里和睦。一家有事，大家相助。要是谁家盖新房，好多人都去帮忙。大家都有一种朴素的爱国热情，自觉执行党的政策，遵守国家法令，响应党的号召。无论是交公粮、卖余粮，还是挖河、修水库，都是争先恐后。当时，也有几个人受到一些挫折，好在他们没有遭受更多伤害。在对他们感到同情的同时，也感到些许安慰，事后他们能够正确对待，我赞赏他们的胸怀。

家乡的记忆是永久的！

我已 82 岁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对家乡的思念越来越深！我想念养育我那片土地，想念家乡的父老乡亲！

乳名

王伟

乳名是一粒种子
深深地扎根在老家
泥土味的乳名
在房前屋后响起
在河边树林响起
在田野麦垛响起
父母声声唤归
多么亲切
多么动听
温暖着年少的时光
离开老家
乳名枯萎在城市
再无人问津
穿行在楼宇间的人们
些许疲惫

些许迷茫
多么渴望能够听到一声
对乳名的呼唤
带着乡音
带着关切
重新唤起儿时的记忆
乳名是一根长藤
连接着父母的挂牵
无论离家多远
无论离家多久
都不要忘记乳名
那名字寄托着思念
一旦回到老家
乳名在亲情的浇灌下
就会重新发芽

清风赞

李占中

反腐重拳发，
惩贪挥铁腕。
肃纪倡清风，
任重而道远。
攥紧苍蝇拍，
奋举赤虎铜。

歪邪标本治，
撕碎保护伞。
弘扬正能量，
山河旌旗展。
中华民族魂，
燎原烽火燃。

这个十年

田军

十年
又想写下这个十年
让我们平静对话
哪怕是在梦中
平静的岁月
流水般
流到了看不见的地方
内心隐藏的话语
在微信里缓缓流淌
我祈求
上帝赐福于你
我祈求
天上的太阳温暖着你
我祈求
地上的河流沐浴着你
我祈求
晴空下你快乐地行走
我祈求

你能平静地生活
我祈求
你能看到我写给你的所有诗
句
我祈求
你能把你单调、枯燥、多余的
时光给我
让我在月朗星稀的夜晚
写奔腾的长江
写呼啸的黄河
写疾驰的火车
写飞天的嫦娥
写我们的母亲
写我们的祖国
写下这十年的分分秒秒
让这分分秒秒的诗行
在人间行走
欢呼雀跃

邵华和她的意象人物画

何辉

通过一位好友引荐，认识了邵华老师，她的画室设在关帝上城书画一条街一两居室里。冬日的一天，我慕名拜见了邵华老师，不敢相信她竟是一位 70 多岁的老人，而且健步如飞、精神抖擞。随后，邵华老师侃侃而谈，笑容灿烂，思路清晰，顺手递给我她的画集《邵华意象人物画集》，并签名“何辉先生雅正”留念。邵华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人美、画美、书法美。

翻开她的画集，简介上写道：邵华，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意象人物画派创始人，职业画家，中国书法美家协会理事，中国国画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书画艺术交流中心理事，中国羲皇书画院副院长、首都书画院院士、求是书画院副院长、香港中华艺术家协会荣誉会长。其称谓有 30 多个，我不禁竖起大拇指，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邵华的作品曾 30 余次获国家和省市级大奖，荣获“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其作品被收录于《跨世纪人才库大典》《世界华人艺术家名人录》《中国近代书画名家》《中国现代名家艺术典藏》等大型精装书画集，并曾在 中国美术馆、中国科学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民族文化宫、北京人民大会堂、政协礼堂、国务院宾馆、上海世博会展出。出于好奇，我问邵华老师：“年轻时从事什么工作？”她不假思索地说：“我从事舞蹈教育工作。”随后，又不好意思地说：“我曾经担任周口市舞蹈家协会主席 10 多年，画意象人物画是我最喜爱的第二职业。”我们又谈了许多，她特意为我画了一组 4 张意象人物画。我视如珍宝，小心翼翼地存放起来。

邵华的意象人物画像少女在跳舞。以破笔泼墨，狂放不羁的笔触，表现玄远超逸的灵异世界，挥洒出天真自然、自由逍遥的审美意趣，蕴含着生命活力与艺术真谛。富有禅意的绘画，象中有意，意中有象，展现出一种特立独行、超然不群的艺术风格。

作品《春》描绘沉醉春风中数名欣赏牡丹女子，信手挥来，大气而不失严谨，精致处尤见奔放。笔墨鲜活，形态

生动，墨彩氤氲，神采飞扬。线条洒脱，疏密有致、刚柔互济。牡丹色彩醇丽润泽、典雅脱俗。一个普通的题材，却画得如此凝练深邃，一个简单的构图，却铺排得如此潇洒自如，一笔一墨，描绘得如此鲜活，一花一叶，挥洒得如此自然。

邵华的意象画至简至纯，类似西画中的速写，寥寥几笔，以一当百，以简胜繁，把人物画得灵肉丰满，像舞动的仙女。《醉》只一笔就把少女在春风里的醉态画得淋漓尽致，让人产生出无限遐想。作品《舞》简练数笔，一气呵成，舞蹈者的婆娑舞姿已跃然纸上。作品《憩》超然、空灵、淡泊而又抒情，意象纯净、唯美。仿佛离现实的炊烟很远，却又离我们心灵所渴求的东西很近。墨色纯净，用笔简练，内涵丰富，把一位纯洁少女宁静高雅的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她的画展现了中国意象画艺术的朦胧美和内在特征。

邵华深受佛道思想的浸润，多是禅修中即兴作画，极少受传统绘画图像、程式、笔墨、结构的影响。她作画时像是进入一种惚兮恍兮、恍兮惚兮的状态，然后执笔在手，闭目静养，忽然，笔走龙蛇，如风吹黄沙。霎时间，元气淋漓，意象瑰丽，满纸云烟，让人拍案称绝。歌德认为，创造来自两种力量，一种力量源自神，它操纵指示着艺术家，使之鬼使神差。另一种力量来自画家自己，它可以由画家自己控制。邵华认为佛本是心，心本是佛，只要保持平常心，就能进入禅境，以豁然晓悟，自识本心，万法尽通。以笔墨为器，在禅修中“观照”本心，体悟道体。就美学而言，禅是生命之美的集中体现，为美的生命本源，既是审美体验的过程和途径，又是通过这种审美体验以获得对生命本旨的顿悟，由此达到最高审美之境。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邵华追求的是艺术家的灵感、悟美和自如。从意象人物画里显现出她的非凡才能，以及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达到了浪漫和激情相容、艺思莫辩的忘我境界。



二十二岁是一个荒唐的年纪，比年纪更加荒唐的我，竟然在那年冬天稀里糊涂去了北京，我们一帮刚毕业的学生寄居在丰台区某小学宿舍里，学校已经放假了，地上落叶遍地，白雪皑皑，我们就踩着那路，踩着落叶与白雪，日日往返于宿舍和工厂之间。

工厂是一家图书公司的仓库，我们名义上是储备干部，其实充当的是搬运工的角色，一些书磨损破旧了，本来应该废弃，投入熔炉化为纸浆，但我觉得可惜，就偷偷藏了起来，伺机带回宿舍，锁进皮箱。

当时我们都对爱情充满渴望，遗憾的是男多女少，唯恐因为跟哪个女的交往频繁引发众怒，所以都各怀鬼胎，心思暗藏。本来过的就不如意，再加上年纪轻轻想法太多，感觉每个人都像一根雷管，哪句话没说好就会引爆，于是就磕磕绊绊，摩擦不断。

鉴于此，我兜里时常装着一把黄铜手扣，那是毕业前一个武术协会的同学送我的，与手扣一起赠我的还有一张纸条：人生漫漫，路远且险，愿你行走江湖，

如梦令

曾威

安然无恙。

没人的时候，我拿出来看过，铜手扣在暗夜里发出幽幽的黄光，我对着校园的砖墙打了几下，立刻就有几道白印子，仿佛是刻在墙上的爱情物语。

有几天，我发烧了，在空旷的仓库里浑身打颤，干活不太利索，又想去厕所抽烟磨时间，结果就挨了头儿的骂，说我懒人尿尿多。我瞬间就感受到巨大的威胁，从此把手扣贴身携带，一个人时就拿出来挥舞几下，我想只要有武器在，我就能打赢任何一场仗。晚上回宿舍的路上，我也会猛然回头观望，看看背后有没有人跟着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畏惧着打仗，又渴望着打仗。

打仗的念头在心里翻滚着，病情却一天天恶化，低烧一直不退，我怀疑自己得了白血病？与此同时，痔疮也发炎了，下体

仿佛夹着一枚子弹，有苦难言。

一日，头儿又找我麻烦，当众呵斥道：“你是不是不想干了？”我暴跳如雷：“不想干了，怎么样？”头儿手一挥：“不想干，现在就滚。”我一拳砸在书上，尘土飞扬：“赶紧把工资结了，老子光明正大走出去。”在财务室，我一只手插在兜里，紧紧攥着手扣，想着如果他们胆敢少给我一分，就算以一挑十我也拼了。

拿到钱，我立刻去了北京西站，买了张第二天的车票，折身回宿舍收拾行李。那一夜，我坐在床上抽了很多烟，看着他们回来，看他们不敢跟我多说话，看他们偷偷对我竖起大拇指，看一个女生过来给我送苹果，这时，我看到另一个自己的眼眶湿润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大家都还在睡觉，